



真没想到，这次回家偶然遇到了分别20多年的“老水利”。久别相逢，喜不自禁，我对他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老水利”叫顾云昌，是原公社水利员。如今虽已八十开外，但身板硬朗，声音洪亮，依然保持着当年那种率直而随和的性情。

顾云昌曾当过民办老师，后来调去公社当水利员，但大家习惯叫他“顾老师”。欣喜之余，交谈中自然而然回忆起一些记忆深处的往事来，虽经岁月的洗刷，许多难忘场景依然清晰呈现在我的脑海。他在我心目中是一位可亲可敬的人。

1970年，顾云昌奉命调来公社当多管员。多管员，顾名思义什么事都干。有一天，正值盛夏，他在秘书室值班，这时走进一位长者，头戴草帽，肩上挂着一条毛巾，一副农民的模样。“同志，请借电话用一下！”说着，就去拿电话。“等等，老伯伯，这是公家电话，你私人打电话去邮电局。”那位长者放回了电话。随后的一位年轻人说：“这是县委王书记，要跟办公室联系一下，准备通知开个会。”顾云昌听后，脸唰地红了，忙打招呼：“王书记，对不起，我真的不认识你，以为是私人用电话。”王书记面带微笑，对顾云昌说：“没事，你这样做是对的。”顾云昌就是这样一个公私分明，办事认真的人。

那年头正逢大办水利，开河挖沟年年都有。从未接触水利的他，没被困难拦住，坚持在学中干，在干中学，先后规划开

挖了西北片、东南片的中心横河，东风河、田口河，运盐河、运河河，完成了新开港疏浚工程。经过几年的努力，奠定了全县的水利基础，实现了旱能引进、涝能排出，确保农业连年增产增收。

包场汽车站向南有条泥路，弯弯曲曲，泥泞难走，每逢下雨，道路淹没，群众只能赤脚蹬水去镇上，称之为“落水鬼乡”。顾云昌积极向党委建议，要把这条路修好。在党委的领导下，他身先士卒，奋战在修路的第一线，测量路基，计算土方，分配任务。当时修路，无资金、少材料，困难重重，也有人打退堂鼓。可顾云昌坚定信心，定了干，干必成。他先划出50米做试点，发动群众集碎砖，从砖瓦厂运来煤炭灰铺路面，几天时间路做成了，为全线做路放出了样板。接着干部群众齐上阵，集碎砖，出人工，全线推开。有的地段地势低，他指导所在村结合平整土地，取下层土填高路基。群策群力，全长4公里的道路赶在秋播前完成。沿途六七十个村的群众走上了平整的道路，脸上绽放着笑容。

令群众最为开心的还有——通电。为了让农村早日通电，顾云昌倾注心血，挥洒汗水。那时，包场尚没有变电所，高压线是跨通吕运河从新余乡接过来的。接下来就是规划、布网、竖杆、拉线。线路规划是最基础的工作。老通吕公路以南的村，沟河纵横，往往测量一个点，要绕几条沟，转来转去耗时多。顾云昌心急了，

干脆就见沟扑沟，潜水前行，这样大大加快了工作进度。顾老师告诉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乡每根高压线杆下面都留有他的脚印。经过几年的努力，全乡各村都通上了高压电，群众也用了电灯。

随着事业的发展，后来顾云昌专管水利工作，成了一名水利员。他对工作的投入是令人敬佩的。我与他一起共赴多条河堤，他那种认真负责，不畏困难，无私奉献的精神历历在目，感人至深。1975年，我与他一起参加通吕运河整治工程，他具体负责施工技术。那是寒冬天气，进入夺河底的关键，先得排龙沟抽水。可谁也不愿“先下河先湿脚”，顾云昌见此心急如焚，他连夜下到公平村，做通工作，发动民工挑灯夜战。他挽起裤腿，带头跳入冰水中，与民工一起挖机塘、开龙沟。在此影响下，其他队也纷纷行动起来，一个晚上就将龙沟排好，为夺河底作好了准备。深夜回到宿舍检查，只见腿上脚上都渗出了鲜血。大家很心疼，他却乐呵呵地说：“没事，没事，洗一下就好。”

“最惊心动魄的当是东灶港港西围堤！”顾云昌稍做思索，与我讲起了当年那些难忘场景。那是1995年3月，市政府决定由包场、刘浩、东兴三乡镇完成东灶港港西围堤任务。临行前，镇党委要求他们科学施工，努力拼搏，力争第一。民工一到现场，傻眼了：一脚下去，淤泥没过膝盖；段面窄，取土远，施工难度大。顾云昌具体负责施工技术，他心里明白：围堤须

速战速决，抢在小汛期前完成。于是，他和团部领导精心研究施工方案，科学确定施工站点，合理分布人力。鉴于坡面泥泞难走，顾云昌安排民工接担上岸。同时，用拖拉机运来泥土和毛竹，架起浮桥，便于行走。为抢汛期，民工天没亮就上堤，顾云昌日夜坚守围堤现场，一身泥水一身汗水，与民工奋战在一起。这时，家里捎信说他爱人生病住进了医院，可此时正是施工关键时刻，他依然坚守工地。镇领导硬把他拉上汽车去了医院，他看望和处理了一下，将爱人的陪护托付给亲戚，很快又返回工地。初六这天，大家昼夜奋战，一鼓作气，围堤成功，从而实现了全堤夺冠的目标。第二天，看着汹涌的潮水被阻挡在大堤之外，顾云昌脸上露出了笑容。

谈起往事，顾云昌觉得无怨无悔，他说他只履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应尽职责。因工作出色，他获得了水利部颁发的铜质奖章。

交谈之间，我深深感悟到，正是有了许多像顾云昌这样不忘初心、辛勤耕耘的“老黄牛”，农村大地才会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下实施的乡村振兴伟大工程，希望涌现出更多像顾云昌那样甘于奉献的“老水利”“老黄牛”！



寻常巷陌 只是一个 数字而已

□陈凤兰

因为一个车牌号，我家三个家庭成员快要决裂了！

儿子为了上下班方便，买了一辆小汽车，这本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却在我家引起了轩然大波。苏州车管所竟然无比人性化，说车牌号可以自己随意搭配组合。一根筋的儿子竟然想也没想，便用上了自己的生日数字。如果不说，等车牌挂好，也就是“板上钉钉子”的事。关键时刻，他确定好提交后，竟然还到微信“一家亲”群里通报一声，以显示自己对父母的孝顺与尊重。

正在工作的我，应付似的回了句“好好好”。

没想到，他老爸急了：“不可以，你生日日期中有‘4’‘13’，赶紧改掉！”

显然老父亲已经不淡定了，但永远心平气和的儿子却悠悠地来了一句：“只是一个数字罢了。”后又补充一句：“别人都说，生日是一个人的幸运数字，我觉得挺好。”

“你觉得？”老父亲显然要彰显他一家之主的权威，“你是一个社会人，不要做什么事都我行我素，你要考虑社会影响与约定俗成，别什么事都想得天真。”

儿子看老父亲还在群里“亢奋”，依旧淡淡地回复了一句：“已经提交了，不好改。”

我一看，这势头不妙，赶紧停下手头工作，立马上网搜索“13”的妙处来。我知道，只要你想，网上都有你想要的例证，没想到，百度很给力：

“在中国数字‘13’是一个吉祥、高贵之数：一、佛数里的13是大吉数，代表功德圆满：如布达拉宫13层、天宁佛塔13层等；二、周易81数理灵意中，13亦是大吉利之数等。”

儿子他爸认定我是“牵强附会”：“是个人都知道‘13’不好，就你俩强词夺理。”

儿子一看老爸油盐不进，也赶紧解释：“在西方，传说耶稣被犹大背叛，‘13’给耶稣带来苦难和不幸。所以，‘13’被认为是不幸的象征，是背叛和出卖的同义词。”

“但那是西方，我们中国有我们的解读，没必要迷信与从众。”儿子又补充一句。

没想到，中西方文化差异因为一个数字，在我家发生激烈的碰撞。而我这个“唯物主义者”早已“从心所欲”，所以一不小心，就站到儿子这边。

第二天，儿子语重心长地跟我们发了一段话：“你们有看看看法国概率学家米卡埃尔·洛奈作品——《万物皆数》，他在书中提及‘圣数’这个说法，也就是你们喜欢的‘6’和‘8’，那是一种民族崇拜，是唯心主义的，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圣数，没必要非得‘同流合污’似的，要有自己的认知和决断，学会用科学的眼光去看待世界。”

我们都再没说话，也许那个理工男的儿子说得对，13只是个数字而已，如果你一定要它去承载什么文化与社会学属性，也许说明我们还处于“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混沌境地，而对于车牌而言，数字只是一个起到识别作用的符号。

仅此而已，只要心中无魔，一切皆是幻象，唯有真实才是最有意义的。



梅景入画 许晓振

老床念想

□吴光明

回到农村老家侄儿的家中，见到一张老式雕画木床，我便情不自禁停下脚步，时而凝视，时而抚摸，继而渐渐走进记忆大门深处，寻觅自己与老床年年岁岁、朝夕相伴的情景。

记忆中，我们家人多，家境并不宽裕，不过除了两三间草房，还有与人家合住的一间半老瓦房和房内的一张老木床，这让我们多少有些自豪。有人羡慕说，老屋配老床，简直是绝配。至今依然记得我在老床上跳跃翻滚的快乐童年，当然也没忘赖床不起被父母拿着树枝赶下床的尴尬，因为我总觉得老床温馨可人，睡在上面有一种无比的舒服和做不完的美梦。

一见这瓦房和木床，便知道它们有些年轮。难怪村里人称我们家的瓦房和木床时，总要在前面加一个“老”字。到底有多老？庄稼人只顾种田，谁也不去研究，问谁谁摇头。只是听父亲说，老瓦房和老木床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传到祖父母时，祖父母生下三儿三女，三儿分家时，祖父母让他们抓阄儿，谁抓到老瓦房和老木床，家中其他房子以及家禽家畜、农具、锅碗瓢盆等都不再有份。其实，三个儿子心知肚明，家产中最值钱的就是老瓦房和老木床了，谁不愿意分到它们！结果父亲运气不错，如愿以偿。如此说来，掐指一算，这老瓦房和老木床少说也有两百年了。

老木床纯杉木制作，榫卯结构，床基两头和背面均设置木板围框，四角处各竖一根一人高许的支柱，支柱撑起一块厚厚的木板床顶。床的正面顶檐上方置有一块向前倾斜的镂空画板，画板上“二龙戏珠”清晰可见；顶檐下方横嵌一块宽30多厘米的雕画板，画板上雕刻着“观音送子”等图像；床沿两边上下各设一块竖式格子木框，木框上下各嵌

两块陶瓷山水花鸟画。床前设有与床一样长、二尺多宽、十几厘米高的踏板，踏板上头置放床头柜，一头置放马桶。上床先上踏板，颇有步步高之感。远远望去，老床就像村子里的演出戏台。小时候，我们一班孩子就喜欢在踏板上唱歌跳舞，玩得高兴时就蹦上床，大人发现了手拿竹竿来驱赶，我们一个个跑得比兔子还要快。

进城工作后，农村老家有人给我做婚姻介绍，到了谈婚论嫁时，明确提出要在有老木床的老瓦房内结婚，否则再说，言下之意：免谈。当然，“日图三餐、夜图一宿”，人之常理，不足为怪。且女方家又是小集镇上的，家庭条件比我们家好，提出如此要求并不为过，可那时瓦房连同老床已给哥嫂结婚，总不能让他们搬出来，再说他们在家辛辛苦苦，还助我读书，我怎能向他们开口，无奈只能放弃婚事。

后来，我在城里有了对象，结婚时哥嫂二话不说，将老床让给我，并请人用拖拉机将床送到80里开外的县城，安装到我的新房内。那时我刚参加工作，在一所中学任教，学校给我安排了一间十一架梁的平房当新房，见新房大家具少，便送我一张八仙桌。虽说老床年代久远，饱经沧桑，加上多次搬家、拆卸安装，已斑驳脱落，但刷上朱红油漆，依然古色古香，喜庆福气。上世纪70年代初，新房能有这两件像样的家具，不少同事投来羡慕的目光。躺在老床的怀抱里，慢慢沉入梦乡，悄然一跃而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似乎深深感觉到所有血缘纽带的延伸和点点滴滴的期望，都是从她的梦境中开始的。

十年后调到县机关工作，机关分配给我一套70多平方米的楼房。虽是“二手房”，可它是县城里第一栋为转业

军人专盖的“军官楼”，在那个几乎是清一色平房宿舍的年代，能够住上这样的楼房，少之又少。友人说住楼房了，老木床与新家具不搭配，就不要带上楼了。可人与物是有感情的，老木床先后陪伴过我二十多年，说什么也不能丢下，最终还是把老木床视为亲密的伴侣，带上了楼房。这一带又是十多年。

再次搬家时，儿子已经大学毕业，开始谈婚论嫁了。儿子说：“都快跨入21世纪了，我看这次搬家老木床就不要带了，我准备全部换成新式家具，老木床谁要就给谁。”儿子大了，他有他的主见，再看看身边富裕起来的人们，纷纷接受新生活理念，就连农村青年结婚摆酒、建房结构、家具购置等等，都在按照城里人的标准去做，我们在城里理应与俱进！不过，谁要就给谁，我不能接受，那是因为，老木床可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几代人生命的“摇篮”以及我们一家历史变化的“见证”，早已深深融入我的血脉之中。往哪儿安放呢？我想到了农村的侄儿，电话里侄儿爽快答应，并像他爸爸当年请人用拖拉机将床送到县城一样，请人用拖拉机将床运回到农村老家，安放在一间宽敞的房间里。老床又回到自己的老家，这让我悬着的心稳稳落地了。

如今，父母、哥嫂、老瓦房等都不在了，唯有老床犹存，给我留了念想，时不时想回老家看看，教我不敢忘记那些在老床上长大的乡土经历以及父母对自己曾经付出的爱。

人有念想，就会心安；心若无恙，即是春暖花开。



家属有个小型同学家庭聚会，明确说要一家人都参加，于是，他携我一起去，娃在外读书，自然去不了。

总共有六家，只有一家带了孩子，是个男生，本科毕业刚参加工作。他倒不拘束，自顾自吃菜。谈到小青年的婚恋观时，他说出的见解让我们大开眼界。原来男生不单单看对方颜值，也是很在意对方的学历与家境的，但最要紧的是能聊到一起。

环顾一大桌人，竟然能喝酒者不过三四，基本上都说自己有这病那病，遵医嘱不能饮酒。发起聚会的夫妇，都是老师。男士说最近血压高下不去，正在喝中药，抱歉不能陪大家喝酒尽兴。女士说她刚做了甲状腺手术，以后基本与酒精、海鲜绝缘了。

生病这个话题一旦开启，这帮70后的中年人立即有了共同语言。A说，她最近刚刚查出有糖尿病，以后甜的东西就不能吃，而她偏偏最爱甜食，感觉人生乐趣少掉一半。我发现她虽然刚过五十岁生日，但眼神无光了，忽然想起宝玉说的“死鱼眼”，吓了一跳，虽然只是心里的想法，但还是感觉有点冒犯。B年轻时是个大帅哥，如今虽然还是瘦瘦高高，但却与帅字无缘了。他听到糖尿病三个字，立即唉声叹气，说自己确诊为糖尿病已十几年来，系家族遗传，每天打胰岛素。但是，他该吃吃该喝喝，并没有忌口，人生短短几十年，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岂不是生无可恋。他夫人接话说，是真的，他就喜欢吃特别甜腻的奶油蛋糕，有时，早晨起来，必然要吃一块。好吧，敬你是个勇士，大家笑着与他干杯。

大家不约而同地聊起了养生话题，有的跑步，有的走路，有的踢球，都在努力地寻找对抗岁月的武器。

看着大家不再光洁年轻的脸，气质出卖了一切，有人红光满面，有人疲惫沉默。从他们的脸上基本能读出职业的艰辛程度。那位女医生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脸上连老年斑都有了，也许当医生真的需要付出很多吧。当老师的也是，白发、皱纹属她最多，一看就是操心负责的好老师。反倒是做生意的与在体制内任职的看上去倒还滋润一些，年轻几分。有位全职太太皮肤看上去状态最佳，毕竟不必每天出门风吹日晒地奔波，在家岁月静好，有人负责负重前行了。聊工作的时候，大家都表示好想退休，恰好有两位女士说今年满五十岁上月刚退休，很开心的样子。于是，众人纷纷表示羡慕。女医生说：“我也想退休，可是，退休了干什么呢？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手术台上忙碌，家里都是他爸一手包办，连孩子刚生下来时，我也没换过几回尿布。我既不喜欢做饭，也不喜欢带娃（如果有孙子），又不爱种花养草，退休后难道天天在家发呆？”她的话落在了酒杯里，无人应答，毕竟这个别人也不好回答，只有她自己才能解决。

70后确实正在老去，退休已像远山一样渐渐逼近且轮廓清晰起来。退休后干什么？这是需要好好思考的问题，毕竟还有长达三十年的漫长时光。我默默地想了想，还是趁现在多培养一些爱好吧，不然是挺无趣的。我更愿意成为父亲那样的人，哪怕老了，也去老年大学学习拉二胡，养花养鸟，打打牌，为家人做做美食，总是兴致勃勃的，鲜见到他眉头紧锁的时候。还可以学习国外的老人，他们老了既风趣、自信，又松弛，有年轻人欠缺的智慧与练达，关键也是没有一点“多味”，深受人喜爱，这是怎么做到的？

鲐背之年的聚会

□天凌

过了90岁，我婆婆已不剩几颗牙，而且，有上牙的地方没下牙，按她自己的话说，就是“老齿轮之间都啮合不了了”。种植牙也做不了，因此，她吃饭只能选择软烂的食材。婆婆对此倒没有什么伤春悲秋，她的原话是：“我已经活到我妈妈的两倍年纪，如今还能吃得动番茄炖牛腩，也吃得动洋快餐的土豆泥，很知足啦。”

是的，她无比热爱浇了料汁的土豆泥，又粉又绵，里面能尝出黑胡椒细微的颗粒，而浓稠鲜香的料汁的加入，又抵消了土豆泥本身的噁人感。婆婆后来开始尝试自己做土豆泥。料汁婆婆也做好了，香菇丁、胡萝卜丁、春笋丁，调和了稀溜溜的鸡汁，不过，婆婆没有马上把料汁浇倒在土豆泥上，她开了电饭煲的保温档，显然在等什么人。没多久，家里门铃响了，前后脚来了一位老爷子和一位老太太，两人都拎着轻巧的尼龙布包，布包的拎手上拴着粗绳子，上面系着免费公交卡。

老爷子带来了栗子发糕，老太太带来了菜肉馄饨和一大枝自家院子里的白梅花。又到了气温回升的春天，足不出户的婆婆终于安排了一次小范围的聚会，她打了电话请来了91岁的齐伯和88岁的宋婆婆，这两位在我婆婆20多年前做居委会主任的时候，是她的得力助手。“那时候的居委会，哪有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主任和社工啊，就我们三个快70岁的人在干‘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工作，也没有电脑，做任何工作登记，都写在练习本上”。

宋婆婆笑着接嘴：“不过，那时候也快活，跟居民混得熟了，下雪天，咱们在小楼扫雪，竹扫帚唰唰一响，就有人从热被窝里披着棉袄出来，自带大扫帚和铁铲来帮忙。”

我婆婆依旧喊老太太“小宋”，笑她的脑袋里有一个“大筛子”，把不好的记忆都筛去了：“你就不记得咱这片平房传出拆迁风声的时候，居民买了水泥黄沙，连夜搭建违章建筑，咱们去劝阻，被人家痛骂了？要不是老齐舌战群儒，小宋你早就气出眼泪来了吧。”

宋婆婆大笑起来：“挨骂的时候太多了，那时都是大杂院，邻里纠纷也多，隔三岔五都有人喊咱们去劝架救火。想让气头上的人消停，能不挨几句尖刻话，也不合情理呀。不过，居民对咱还是好的，自家做了酒酿要送咱尝尝，受了委屈也要找咱哭诉，说咱们是娘家人，娘家家人怎么能霸着姑奶奶们的小脾气不放？”

婆婆一边修剪白梅，注水插瓶，一边为客人煮水沏茶。三位前工作伙伴的会面，让回忆如流水中的斑斓落叶，深沉有力地击打着他们，每一个满载落叶的小漩涡，都激起他们对往日时光的感叹。是的，每一次创建卫生城市，居委会的员都是冲在一线的骨干，扫地、铲除墙面上层出不穷的小广告、疏通已经漫溢的下水管道，什么事都要一手一脚地去干。居民也开始帮忙。主任们答应居民，等创建工作完成后，他们负责去跑电路改造的申请，请电力部门把平房区蜘蛛网一样的电线给整理一遍，并在这里增设配电变压器，这样，就不会出现家家户户的空调一开，一条巷子动不动就跳闸了。我婆婆说：“装了空调不敢开，娃娃们夏天生了一头痱子，冬天下手都是冻疮，看着谁忍心？”

三位鲐背之年的老人，吃着鸡汁土豆泥和栗子发糕，喝着茶，屋内，梅花的暗香有时清晰，有时朦胧。交谈中，他们不时地爆出一阵笑，可以看出，宋婆婆是个乐天派，而齐伯是三个人里面的军师，我婆婆么，按他们的话说：“脾气是最好的，可要是被抵到了底线，是一步也不肯退让的，是咱们仨的定海神针。”他们当然也会交流体力的下降，眼神的不济，交流这个年岁对儿孙的依赖，但更多的时辰，他们沉浸在回忆中，沉浸在最后一段年富力强的时光，为居民办成了事的得意中。齐伯感叹：“不知道当年那么多的繁琐工作，咱们是如何熬过来的。不过，我儿子说了，要不是当年扫过雪、捡过垃圾，咱也不可能有一副好身板；要是没给居民逼得伶牙俐齿，所有政策记得门儿清，也不会90岁了还有一副好脑子。”

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原来，对那些曾经在一线奋战过的人来说，“心地纯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并非是一句单纯劝人的大道理，它的确铸成了百折不挠的心气，波澜不惊的脾性，深沉有力的脚杆，是一个人走到暮年依旧心胸豁达的缘由。